九正易因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利幽人之貞未

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大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澤歸妹　得象

皆女也而女歸獨吉歸妹反言征凶者以是女之歸也進而得二之位則有內助之益而其往爲有功進而以六居二則是女德貞正而可使一邦之女德皆正且邦君之位剛而得中此卦之象內止外巽利貞如是女歸之所以吉與今歸妹諸爻從少女而歸于人妾媵事也安得同哉又說以動必人意說而後敢動若自有征其

凶必矣其言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言女家于歸而承筐是其實也而不爲妹妾則是同爲女承筐而无其實士家娶婦而刲羊以薦血也而不爲娣妾則是雖見士刲羊而无其血乃上六以柔乘五之剛故无攸利位不當女君之位而出其上是謂征凶豈初九跛履者之得征吉哉故以此爻當之餘五爻除九四居上无應爲女兄之待時而未歸五則在中之位尊貴之行

帝乙之妹而長男嫁之是矣不如其娣之袂良
五陰而二陽也二五相望故戒以不可正視以
九居二故又戒以利貞无敢當夕幽獨是守此
與女在室何異乎故曰未變常初九在家恒從
妹既歸則又從姊以爲娣故曰以恒也步步相
承說然後動如跛之履眞能履矣六三因居二
上年長于二而以六居三象女之賤者故稱須
焉唯須故又反歸以娣而爲二之媵月幾望者

其位在中正與邦君內外相望者也故五雖朴素是尚袂不如娣而娣輩終不敢以正視相視正履相隨化女君之德也以是之故不妬不忌如天地交而萬物興遂成天地之大義而又何不終始之有茍女君有盛德而娣輩不能與體以相承則征凶之咎決不能免是以歸妹直言征凶无攸利以見其但有凶而无吉但可承而不可征蓋如此屈意相承如跛如眇猶恐有凶

況敢征邪夫歸妹以娣既天地之大義而不可免既歸則又征凶而終不利此歸妹卦辭所以獨戒征也无吉辭也但得免凶卽爲幸事今非古矣歸妹以娣禮不行矣然妾媵固尚在也邪君大夫知而愼之庶得正家之宜威如之吉不然國破家亡凶又何如余觀妾媵之微聖人猶諄諄示戒者何古今多少賢聖到此遂開不得大口愼无以婢妾細故自忽其可

附錄

楊簡曰初九位在下有娣象娣則不可專行跛能履者難行象如此而往則得娣之道故征吉

熊過曰歸妹震長兄出而用事將嫁在內兌之少女也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也故子夏孟宗皆作娣媵之妾

張藐山曰所歸妹也妹則非伯姊矣此卦單指妾媵矣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何居豈妾媵亦天地間大事以防覆宗絕祀之禍並后匹嫡孅孈處房帷之害真大義之不可不嚴者耶然漸曰女歸吉咸曰取女吉而歸妹則直曰征凶無攸利何也初則曰眇能視非眇也不敢正視也二則曰跛能履非跛也不敢直前也六五帝乙歸妹則又戒女君以逮

下樛木之恩故小星三五抱衾與裯相承爲
吉夫子又以永終知敝誡之噫至矣

☲ 離下
☳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火豐　　險哉象文王當之

豐大也唯明以動乃豐故曰豐亨假亦大也唯王者向明出治所尚者大乃假故曰王假之夫王者尚大而此卦離明在下雷動在上離既在下非但不是日中且將晦矣雷既在上非但日中不見日亦且有陰雲晦雨矣方憂其不明无由動作而況求于豐大乎不知日中則昃而日昃則又必中雷動則晦而已過則又必明但憂

无日勿憂日之不復中但憂无王勿憂王之不假不能大徧覆以四照乎天下也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明明則動動則豐此王者事非六五其奚以與故曰來章來章者來六二日中之章也有慶譽吉卽豐亨也六二本離之主爲日之中因雷在上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往雖疑不見日然日何恙乎輝光自在有孚未嘗不發若也誰爲豐蔀九四是已四居震體

雷初動也故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而且見傷非明夷乎雖曰明夷然開雲去翳便見日中仍復與夷主相遇矣雖幽不明又何不吉之有夫四之吉猶五之吉二之吉也既日中則豐大之慶咸與其之故曰吉行也初九九四雷火相配電雷皆至非遇其配主乎故告之曰借使旬曰遇雨必有日中之慶過此以往皆尚大之日何咎之有象又斷之曰定无過旬

之理若過旬便是災可不必憂之也九三處雷動之下不但陰翳而雨且沛然矣滂沛在途方見水沫雖值日中豈出門動作時邪三又與上六相應上既自藏則三之右肱已折而終不可用矣然三實有何咎也故初九九三皆言无咎信乎非明不動非明以動則不豐故豐以天下王者所尚也彼豐其屋者即不然不思日中以照天下使蔀屋之下无一夫之不獲而乃損下

益上自豐其屋焉意若曰我高高在上誰能奈我何不知此又烏用誰哉蓋至于有家而无人有戶而闃不見人冰消瓦解影響无有凶何如也故象復嘲之曰方其豐屋也彼亦自謂翱翔天際若與天游者而不知正所以自蔀其家也蓋至于有屋而无家有戶而无人可藏是謂自豐自葬而又安用大屋爲也此无他自照而不思所以照天下也能照天下則豐以天下則雖

極其豐大不爲好大而喜功有慶有譽自然歸之孰與豐屋而自蔀者之爲獨夫而卒自藏也與三歲不覿九三至上六隔三爻也

附錄

程傳曰蔀者用障蔽之物以[illegible][illegible]其明也雲峰胡氏曰發若者蔀之反

徐鉉曰窺其戶闃其无人闃從門從狊闃小視也狊大張目也言始小視之雖大張目亦不見

人也來知德曰閴者寂靜无人之意

張藐山曰豐大也何大也惟有明作有爲之君若臣故大而亨也明以動而更以明爲主則動不錯故能照天下而尚大也然極盛之時君臣上下之間葢難言之矣初與四皆剛也一遇其配主一遇其夷主何不吉之有此非其明之之效與五能來六二日中之章又非其明之之效歟獨上六自豐其屋自蔀其家而九三在下且折其右肱矣何可大事也

以遇不明之主故不可動耳故曰明以動故
豐何也以其能照天下也不然則日入地中
爲明夷矣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得童僕貞

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

凶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山旅　　文王之卦

旅何以亨而吉離柔在外得中而順乎在內艮止主人之剛是以內卦之止能麗外卦之明主人遂有功於旅而六五柔中遂得小者之亨六二柔正遂得旅貞之吉也內體三爻同爲商賈士庶人之旅故其得喪亦僅僅旅次童僕之事外體三爻則君侯卿大夫之旅故以旅興或以旅喪旅之時義豈不大哉初六以陰居下有旅

瑣瑣象但知旅之宜瑣瑣而不知此正其所以取災者寬一分則童僕受一分之賜矣然陰柔則嫌其瑣屑陽剛則又嫌其亢厲九三以剛居剛燥而近離有焚次象初爲二得有喪童僕象初六同體在下二以柔中近初得之三以過剛遠初喪之是以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何至又有喪僕之事蓋當旅時以此與下若不喪僕亦无是理故曰其義喪也瑣瑣固難受亢厲亦

何堪唯亢厲則瑣瑣益甚矣六二居中有即次象柔正有懷資象得初有得童僕貞象此小人之旅之最得者也九四上承五有旅于處象夫上焉者宜居其位任其事若今日處此明日處彼而旅于所次之處縱得資斧亦爲東西漂泊覊旅無聊之人耳何能快於心乎又其甚則爲上九離火在上有焚象離目有出涕號咷象離畜牝牛上剛失之有喪牛象然下曰焚次上曰

焚巢者以下之旅止于次而上人之旅勢必无歸而失其巢也夏太康隋楊廣非邪其初實笑樂自得至後雖號咷何及舉大物而盡喪之曾罔聞知其又何凶如之哉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居人上矣而復履于行若不焚其巢亦決无是理也以旅在上而能有成獨五然耳離雉也五之旅射雉者也其初本乾三陽象若三矢中忽變陰則是一矢亡矣然含乾之剛健而

得柔之文明亦終以射雉之故獲文譽文命之上及故曰上逮也若夏少康齊小白晉重耳又非邪君子觀于旅則知下之人不容以不出而上之人又不容以輕出不容不出者非功名則貨利也待童僕如其子事主人如其兄錢財不急喜怒不輕永无事矣乃上之人如之何而旅于行邪不旅爲上不得已而旅非譽命上逮決不可

附錄

王畿曰火之在山明无不照明而止慎之象也火行而不處不留之象也旅皆逆境莫甚于囚之在獄獄者不得已設豈可留滞久淹也明照如火慎重如山凡客于外之爲旅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乾州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歴

聘是也劉用相謂文王旅于憂患獨親切而有
餘思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又曰旅于處得
其資斧我心不快傷哉旅乎非文王其誰當之
夫子旅于東西南北故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上與下无一可者矣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大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爲風

風爲天之號令命乃君之風行大君有命三令五申欲巽以入之故重巽以申之卦唯九五陽剛中正獨居重巽之位故曰重巽以申命然非九二以剛居下巽之中能巽乎五之中正亦未必能使柔皆順乎剛咸以五爲大人而興利見之思咸以五爲中正而志攸往之利而俾小者之亨一至是也則所以使九五申命之志大行

于世眞若風行草偃然者九二下巽之力實多
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
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俞氏曰甲者十干之
首事之端也旣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于蠱
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
者也始焉不善旣更而後善故于巽之庚曰无
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再三申命正謂愼
有終耳是以終吉是以五獨貞吉悔亡无不利

而其志行初六處巽之初在他卦當應四在巽卦當巽五進退不果是志疑也不知四已決志巽五而亡進退之悔遂爲小者之亨巽五之武矣且四一巽五而初亦遂巽五非田獲三品與四與初只隔三爻故曰三品四田而獲三品是武人也初所以利武人之貞而志治與然則卦唯兩柔皆順乎剛四其先倡之矣其爲有功之臣何如哉巽木爲林二處下巽林下象也用史

巫紛若非所謂剛巽乎中正邪是以吉无咎稱焉九三處重巽之間欲巽五而志又在于上其吝可知夫其志不在于攸往之利而在于上九之窮又何以能亨而免于吝故上曰上窮三曰志窮其與巽乎中正而志行遠矣上九亦曰牀下者所巽者九三亦下巽象也欲不喪資斧不可得也夫四之獲三品也爲得資初之利武人也爲得斧今巳喪其資斧而不知所巽矣雖在

牀下何益故曰貞凶言當巽時巽固爲貞而不知所巽雖貞亦凶故又曰正乎凶也蓋言爾以爲正乎吾但見其凶而不見其正耳作兩句讀

張蕺山曰巽與兌同亦無難取之象只看彖詞便盡知矣卓吾注此卦精妙　用世之君子要在善用兌善用巽用兌用巽政所以善用乾坤也九二巽在牀下者以其事九五剛中之主也且曰用史巫用紛若史者祝史巫者女巫紛若者不妨婉委款恕也乃為得中耳若頻巽則不可上之喪其資斧則不可何以史巫則可而頻巽則不可何以二之巽在

牀下則可而上則不可盍九二得中有其貧有其斧也无貧无斧是失巽之正道矣何利之有[illegible]四居九五之下能率下三爻皆巽於五故曰田獲三品　諸爻一味當巽九五中正之大人也故進退非也頻巽亦非也喪其貧斧亦非也六十四卦皆時也巽兌當合讀皆君子褆躬入世之善物也然於乾則賛不容口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巽

兌則戒之不一而足史巫之術只可借以事
九五之主說民者且不當違道干譽而況巧
言令色來兌引兌進退不果一味牀下全無
斧斷頻巽而徒取羞吝乎故勉以武人之貞
介疾之喜或曰剛柔原有定質責人以剛健
純粹憂憂乎其難哉曰不然和兌孚兌獨不
可勉乎頻巽引兌意欲何爲此世間貪昧隱
忍之小人也故剛中而柔外先庚後庚變頻

巺而操斧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其孰
能及之剛徤中正誠不可學而至而男子不
要錢女子不邪淫獨不可勉乎不要錢則剛
矣何難之有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上六引兌未光也

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爲澤　　險哉象

兌說也說則亨以故先民而民忘勞犯難而民忘死其說之大有如此非亨而何然而民不可以徒說也此卦剛中柔外說以利貞是以能順天應民而得斯民之說也故曰兌亨利貞唯剛中故貞唯柔外故說若非剛中而徒柔說於外則不貞不貞則凶況于說之亨乎故六爻專言利貞之事焉初九以剛處下有和兌之象爾以

兌來我以和受我无爾虐爾无我疑則雖未有以致民之勸而和兌之吉初自當之矣九二以剛居中有孚兌之象爾以說我我以誠感直信民志其悔自亡則雖未有以大致民勸而孚兌之吉二自當之矣九四居三之上見三當兌口所商正者欲以兌說寧人而已人豈可以兌說寧乎若欲以說寧人反不如介然獨立疾惡不赦者猶能使人有喜而興說服之心者也而況

於九五與以九居五以剛處中所謂當位之大君也兌爲毀折故其處人也不但孚于兌巳也雖其毀折而我剝者而吾孚信之唯恐有一之不獲焉其自處也不但口无甘說可喜之詞雖其身亦時有嚴厲難犯之色何嘗專以兌說爲事也其絕无說民之心如此然後民之欲爲我勞欲爲我死者相踵也乃六三直區區守其甘說以來之耳其不來者上六又仍欲以甘說引

之終始務於說人是豈光明正大之爲一旦有急泮然以離將誰爲我死又誰爲我勞也其凶必矣嗚呼君子觀此可以知民勸之道矣

附錄

胡翼之曰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爲兌也

熊過曰四與三上下畢體猶疆介也

張藐山曰兌說也亦無難取之象只剛中而柔外便是說之正道甚至說以犯難可使忘死况其他乎經綸大經只要善用說爾初之和兌和而不同故吉二之孚兌誠而非僞故悔亡九四與初爲正應而比於來兌之六三故商兌而介疾若來兌引兌此正今世之諧臣媚子也九五以剛而在人君之位與夬之位正當同而況三與上又來兌而引兌乎此

剝我者也若喜其善柔而信之是乎於剝矣可乎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不然者過猶不及故乾則惕亢則悔而九德之妙絕不見有剛柔之痕聖人於兌巽三致意焉太巽則喪其資斧來兌引兌鼑化爲繞指矣無丈夫之氣矣噫剛中而柔外內文明而外柔順豈獨明夷之時爲然哉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其血遠害也

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水渙

此卦極難取象今亦九正得十分矣

內卦坤也而乾之一陽來居其中遂生水而成坎水生而不窮故曰剛來而不窮外卦乾也而坤之一陰得位乎外遂成風而生巽以上同于五之正位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乾坤交錯而風水生風水相生而大號作所以渙汗其大號者非君其誰而九五居中其風不動但見其翕聚精神以假有廟而已曷敢號也而況大號

上卦乾也而坤之一爻來居之故曰巽得位乎外而上同則六四巽成渙之主矣渙其羣渙有丘而九五直居之耳

乎則所以渙汗其大號者四實爲之矣夫君者出令者也風聲之所自樹也而使臣代之安得无咎然此臣一也乃大禹聲教訖于四海之臣也有臣如禹而又可以恭已南面無爲而治爲舜咎邪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夫曰王乃在中則是若北辰之居其所矣而號令四出民皆順之則以涉大川而作舟楫者有四故也民猶水也風行水上順水行舟而何不利之有是

故六四雖渙而王實居之王不待渙也故曰渙王居无咎夫臣渙而王居則渙之者雖臣而實王也其又何咎也然則六四為成渙之主主渙者也而唯五能享之上曷敢當之故五曰无咎以其專任責成宜假廟致享也上必去逖出乃无咎以其无功受享恐患害及身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夫曰渙其血則患害痛切又不止于近身而渙其躬矣四之下三爻為坎羣然受渙

者四居坎上五又居四上則正當互卦之艮山而爲水上之丘而四實渙之而其誰知之夫渙其羣夷輩知之不待思也至于渙有丘則夷輩且匪所思況所知邪葢上風下水其渙易知也下風上丘其渙難知也唯水平不流渙而成文則直曰渙其羣元吉以光大矣初與二之用壯奔忪无慼也而又何不亨不貞之有坎之初六其于馬也爲薄蹄原非壯馬之比初柔居下所

欲拯助六四者必馬壯乃吉故曰初六之吉順也順也者巽也机爲巽木初旣用馬壯二欲得所願又安得不奔其机而附于木不然悔无及矣三居水上象渙其躬以其志在應外卦之上同以遯出遠害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志在外則自然无悔而又何悔之可亡此卦象堯之得舜舜之得禹他不足以當之故曰利貞

附錄

來知德曰机出蜀中似榆可燒以糞田山海經云大堯之山多松柏多机是也葢指五也方時方時化曰坎于木爲堅多心故取奔机象予謂巽爲木二之欲得所願者正以巽耳故奔机不取坎矣此卦文王彖辭則以九五爲假廟之王全然居中而不動而文王爻辭則又以九五爲風行之主雖直繫之曰渙汗其大號學者合而觀之聖人錯綜之文見乎辭矣

張藐山曰此单取風行水上爲渙之象渙與萃對萃者皆萃於五也恐其不聚又恐其亂聚故聖人示以萃之正道渙之時決無終渙之理故聖人示以渙成萃之道何以渙而成萃也以六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也初則用拯馬壯順以助四二則以五爲机而奔之三則不有其躬以志在外之五在外謂五非謂上也葢上下皆群于四者也四渙其羣

以歸于五而三且安得不志在五乎五在上
如丘山然皆同於五非渙有丘乎五當此時
只有渙汗其大號渙王居而巳是謂以渙而
成萃假廟可也涉川可也何亨如之　渙其
血何也血血之在身也不可使之聚聚則爲癰
爲疽故渙其血爲遠害較渙其躬更痛切矣

苦節何不可之有但不可常耳但自苦則可而人人皆如彼苦可乎非不可也亦且不能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大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澤節　此亦難取象今九正亦十分矣

坎水下流兌說受之說則甘甘則不苦益能下節其流不使至于缺漏而不收則有以潤澤斯民而信乎其爲甘節之亨矣此節之所以亨也六三居兌之缺正不節之處九二當之自宜當位以節若乃不出兌口之門庭則不節之嗟將以誰咎其爲失時之極不出之凶二不能以辭其責矣是故甘節之吉實在九五故九五唯以

兌之甘節爲吉也上居坎極水方盛滿而又節
焉可爲貞乎可不謂之苦乎可得免于窮與凶
乎然則苟非中正以通之九五以甘爲節任其
尚往則甘說之澤翻爲苦海欲其免凶不可得
矣故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夫本以欲亨通斯世
故而爲之節今反以苦苦欲節故遂窮焉而不
通是豈知節之道乎故上卦之四承上道以自
安則曰安節之亨安也者安其中正以通之甘

節也下卦之初雖不出戶庭亦自可无咎以其
知通塞之有人而自然无咎也通有五塞有二
初與四但享其亨安其節不亦宜乎若三當節
而不節上不當節而苦節不是傷財便是害民
豈聖人節以制度之本意哉聖人曰節雖正理
苦則雖正亦凶蓋旣以苦爲貞安能悔也故曰
悔亡尤之也非與之也嗚呼彼方以樽節爲盛
德事儉苦爲唯汝賢又肯以爲苦而自悔邪天

下之能悔吾之苦節者葢萬萬无有一也謂之悔亡亦宜此卦剛柔分而剛得中是分坤之一柔以居下卦之上而爲兌分乾之一剛以居上卦之中而爲坎坎之一陽九五居之所謂剛得中而爲節之亨者故曰節亨亨者通也故又曰中正以通通則尚往而不窮而豈苦節者之窮焉而不通邪故夫子兩言其道窮

張藐山曰他卦說天地萬物之情原是拓開
說將去至說天地節而四時成親切痛快節
義大暢所謂亨所謂說所謂甘所謂制度所
謂度數皆可在四時內理會乃知節者非有
意去節而限之四時之氣合當如此且如寒
之交於涼也熱之交於溫也節之妙也人自
能甘之自能安之自然喜而受之若大熱之
日遽爾大寒則萬物之死也久矣故四時有

八節八節有二十四氣又有七十候而後成三百五十日周歲之功此聖人所以法天而節以制度也制度數而議德行也非中正以通之大聖人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悅而安之也而苦節可乎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不說不巽豈有孚理世容有相說相巽而不中孚者乎

舟虛单取二陰在内之象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

三四皆陰故多敵

絕三之類而上孚於五也

靡之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大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澤中孚　險哉象

張載曰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又曰子而孚化之唯中孚故能化其子亦惟中孚乃能應其母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能應天即是貞蓋專指中孚能應者言也使其不應實而徒有虛名則是上九之翰音耳雖登天而天其能以孚化之哉故其繫二之辭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上下相忘于爾我好爵不嫌其謔虐三復斯繇何異賡歌宛然三百篇之致聖人之情見夫辭矣此雖可以見五之有孚攣如要以二之實能應五故也則以二之與五同爲剛而得中也中剛則實實則孚化矣內柔則虛虛則難以孚化矣而豈知其不然乎豈知此卦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而自能孚乃化邦者乎蓋使其不能中

孚以應五也則雖上九之剛不免于好音而无
實何必柔使其能以中孚應五也則雖六四之
柔亦且幾望而能圓寧獨剛故曰中孚豚魚吉
利涉大川此卦三四在内皆陰虛不實者豚魚
是也舟虛是也今觀六四與三同類相好爲匹
爲敵讎矣乃三說體不正悲喜失常四遂惡其
不當絕其比類忘其匹敵直上承五遂得无咎
焉則四之孚化于五爲何如哉而謂中孚不能

以信豚魚可與又二陰在內有中虛象以其中虛乘我巽木濟虛舟而涉大川其利于五又何如哉而謂中孚不能以吉豚魚又豈可與故語中孚之實則其孚化于二也謂鶴鳴子和語中孚之極則其孚化于四也謂幾望匹亡蓋必孚化邦而信豚魚乃可以驗中孚之无所不孚也而尚何有與剛柔虛實之分哉而況于初九之剛哉故初九在卦之初獨能歡燕以自虞以為

使其不得中孚之五而妄變志以從他反不如自虞之爲吉矣其感二而有與焚香而有待者乎而五至是其盡孚化之矣豚魚陰類姤包魚剝六五貫魚姤羸豕大畜六五豶豕皆是也鶴與天皆指五其子獨指二巽爲雞曰翰音汪本釘曰在陰卽二陰馬逢暘曰中孚覆卵象二陰雞足象曰鶴曰雞曰爵曰燕曰豚曰魚皆從中孚覆乳取象

附錄

涑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人也豚魚幽賤无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於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誠齋楊氏曰鳥巢可窺況豚魚乎

來知德曰鶴八月霜降則鳴兌正秋故以鶴言

禮記雞曰翰音巽爲雞也雞信物天將明則鳴

有中孚意翰羽也雞鳴則振拍其羽翰音即雞
鳴二字
程傳曰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
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
也
雲峰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
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
固結如此故其象爲孿如此九二則曰靡九五

則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

王羲曰風感澤受中孚之象君子體天地好生之德而議獄緩死中孚意也獄之將成則議之其將決則緩之然後盡于人心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舜之恤刑禹之泣罪湯之祝網文之掩骼使非出于本心之誠其誰感之至誠之道可以蹈水火烈金石格天地而況于人乎況於鬼神乎王聽之三公

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張藐山曰讀易要取象取象最難如此卦以二陰在内故取舟虛之象以四陰而包二陰又取覆乳之象合一卦既取象矣六爻又各取象間有爻象與卦象不相合者最要讀者善看

䷽ 艮下巽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從或戕之凶

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

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弗

遇過之已亢也

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

乎哀用過乎儉

雷山小過　　最惡是此卦之象

四陰得位是爲小過小者旣得時得位而過矣有不亨乎過以利貞與時偕行時已可行柔又得中是以小事吉而曰可小事然居位得中爲君爲相其事實大而非小也非陽剛君子決不能辨也今剛失位而不中矣夫居上而不中失位而无權雖陽剛其奈之何是以不可大事也故爲小者若小事得爲則順時以有爲若大事

不能爲則禮遇君子而望其助我以有爲信能安分知時如此則小者位雖過而實亨矣故曰小者過而亨也以其貞也然而陰柔小人不能安分知時也不肯與陽遇也今二陰居中得位身當君相之位而所協比以禮遇者乃其兩飛鳥之初上則雖有一二孤陽自然退避不暇矣故聖人因此卦有飛鳥之象遂即象以戒之曰飛鳥有遺音云不宜上宜下大吉夫鳥上飛則

逆下飛則順今自謂宜下而不宜上雖曰自諷實爲二陽諷也安有陽剛君子必待陰柔小人諷之令去然後俛首以去哉吾恐飛鳥離之雖欲去而不得矣初六居下誠一飛鳥故聖人曰卽此一飛鳥亦以凶成兆矣又何待兼連四陰扳援上六而後知其爲凶物之不可如何也而九四應之反得无咎者以四自知其力之弗能過而卒善遇之耳然有來則必有往有往則必

有厲可不戒與夫天下豈容有常厲常戒之事哉故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由此言之何如勿用之為愈勿用則自无厲无厲則常永貞固矣若九三者知其弗能過而力為之防又從而不自量力或欲以戕之如陳蕃竇武然吾不知凶又如何也蓋小過之時初上相比據權得地陽剛君子唯有勿用一著棋子可商量耳无別有良策也所謂宜下而不宜上者也六五陰雲

已上不與陽遇獨陰不成其象爲密雲不雨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六五之雲氣已上矣決不能降霖作雨以潤澤斯民也則雖已居民上其實與在下者等爲臣爲妣者等惡能有爲哉哀公曰告夫三子者豈非不能爲祖而反禮遇其妣不能爲君而反禮遇其臣之類與而六二陰柔僅保无咎亦實不能過其祖而反不及其君矣乃自以謂過其祖與其君不亦謬乎然爻

不言過其君而曰不及其君者聖人一言爲萬世之君重也故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是故夫子於象特發明此義以戒萬世也然則六二譬則在穴不能奮飛之小蟲乃公則又但知弋取其在穴之小者而不能乘龍御天以快覩其爲人之大者則又安能相與以有爲邪何也陰不遇陽何以能成雨也陰復求於陰何以能得傅巖之霖也上六小過已極與三又隔非但飛

肯遇而且遠過之矣三若不去則上之飛鳥將離之矣其爲凶物又不但如初巳也亢而爲災亢而爲眚吾恐孤陽終難脫矣噫初上凶物二五木偶雖有夫子其如定哀何哉不任爲上策委吏乘田爲中策魯司寇爲下策三月告老救得一半

附錄

蘇子瞻曰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

翼也二陽囚於內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飛鳥之制在翼

乩以道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弊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

張藐山曰小過之時君子處小人為難防之難過之亦難與其防之無如遇之也況戕之耶大過之時君子自處為難萬不可為之世雖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醜亦顧不得矣奈何　大過小過兩卦當合看最不易看四陰得位是為小過本末皆弱是為大過雖有四陽皆已過時矣時乎時乎雖聖賢且奈之何　兩卦便見今古有此世界否泰剝

復皆以此兩卦爲轉關觀聖人繫兩卦之詞徘徊宛轉千古如見大過四陽居中可謂得位無奈本末已弱四陽可如何是君子將好時節差過去了便如枯楊非復向者參天直上之日矣生稊者妄有所翼生華者苟延待盡而已小過正小人得位之時上下兩爻有翼而能飛者也六五柔主也兩飛鳥初恰飛鳥依人五故取彼在穴然肇允𧈧虫翻飛縱

鳥矣六二亦柔也不遇已遇妣遇臣安能大

事耶詩云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隣婚

姻孔云非君子介于石不終日幾何不柔頤

一嘗其咼也況飛鳥又離之耶噫殆身親見

之矣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年克之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大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既濟

卦中毎言小亨未有言亨小者今既濟而曰亨小葢言亨于既濟之後必小而非大大則終亂反不如小之初吉耳初處離明之下當既濟之始雖既濟而常若未濟常若坎險在前濡其馬尾旋曳其輪而不敢遽濟其心如此而能有咎有是理邪故曰義无咎也此處既濟之第一義也二則文明在中无所遮蔽非但此身既濟而

此心亦隨以濟身心俱濟可謂既濟也矣純陰婦象前无所蔽喪茀象於是七日來復而中道遂在既无蔽于前而得其所以喪茀之故故不復馳逐于得意之場紛華之景而既濟自可常保矣故曰初吉柔得中也既濟亨小不以是邪而寧似九三之好大而喜功者邪今觀高宗之賢猶不免悞用小人興兵攻伐況其他與夫以大國之盛强伐鬼方之小醜猶必三年然後克

之雖曰克之然其困憊亦以甚矣況非高宗之賢而又安能免于奢侈心生也奢侈心生逸豫心起既濟不可常保而終亂必矣故九五於時祀之外復用大牲以要福于神豈知以時用禴而薄祭者之為實受其福也蓋此身既濟故止心易生上六當坎止之上乃沉湎而濡其首正所謂終亂之人也其又何可久也或曰審如此則終日戒可矣曰君子之所為終日戒者恐生

民有一不蒙其衣被之澤也令所戒只于衣袽則亦衣袽之貧乞云爾夫以一衣袽而終日戒終日疑恐不保保焉可笑也夫保保之又保以保其所不必保保其與不保保所保以自喪其所保者一矣故曰終止則亂止也者取遇坎則止象也方時化曰離麗也兼象離爲甲胄戈兵故稱伐九三以明治暗故稱鬼方終日戒者乘離之終也離牝牛離東而坎隣之坎謂離故曰東隣坎西

而離隣之離謂坎故曰西隣六二離也以時用禴恭儉无求永克有濟矣故曰吉大來非初吉邪至上六則坎水既盈享其既濟唯知飲酒宴樂以自終夫君子處困則飲酒當需則飲酒所以示暇也未聞既濟而飲者也既濟而飲樂極則又悲矣而況濡首與

附錄

楊簡曰既盡也既濟无所不濟也其曰利貞者

初三五皆奇剛純而无雜二四上皆耦柔純而无雜九五當位于上六二當位乎下餘剛柔咸當五正當如此非貞而何繻子夏作繻郎孺字內則言孺子之禮衣不帛襦袴說文云襦短衣也茹衣破敗如茹也

張藐山曰既濟未濟當合讀六十四卦之變夥矣而乃以未濟終何也盡六十四卦皆未濟也天地古今無論濟與未濟但看其人何如耳且如六十四箇世界三百八十四箇賢人君子何者是既濟之人何者是未濟之人堯舜之世不得爲既濟顏孔之世不當爲未濟也若是終止之人不續終之人飲酒濡首之人可論濟與未濟哉同一曳輪濡尾也而

既濟之初九未濟之九二皆吉而初六獨凶何也蓋時未可濟而初六陰柔欲求遽濟政小狐汔濟也同一伐鬼方也九三則憊而九四則有賞蓋九三當既濟之時可以舞于文德來之如唐太宗不必東征也九四則未濟之時雖得隴望蜀不妨也如成祖六飛三駕不恤也既濟之時雖九五剛中之主而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受福何也剝之時曰天

行也復亦曰天行也蠱亦曰天行也果皆天行也先天而天弗違者彼何人斯紂之時箕子比干微子皆宗臣也皆聖人也更殷士膚斂不一而足使得一人而代受商之祚不少延耶果如此則飲酒濡首者眞以杯酒酣長星眞達者眞通人矣但世人皆得作達獨有世界之責者作達不得飲酒非也殺牛亦非也讀易者思之

其有征凶而反利
涉者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
應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位不

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大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水未濟

未濟者未得濟也未得濟而遽濟此小子不智之極者之爲也所謂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夫旣濡尾矣而猶可濟乎如苻堅百萬之師欠于淮淝眞是已九二知之獨曳其輪而不濟故爻獨言其貞吉象復言其行正不虛也六三雖在坎上亦未離坎有征亦凶未可便征然上承九四九四居離三葢其所乘者今六

五有孚于九四四遂震用以伐不順四信五而往征五得四而濟坎逢時遘會三雖不征而自利涉大川矣何用㤈爲葢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必濟其事未濟者終當既濟而自然利涉大川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言未濟之時自然必有能濟之人能濟之人自然必用能濟之臣能濟之臣自然必有既濟之日濟則亨矣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柔而得中内又文明是以能

不論剛柔只要明六五當未濟之時以柔而獲吉者以其居離之中而文明之故也惟明故能知人有孚於九四柔而明則明之效如此雖曰其柔若其剛勝者剛而不明則其爲禍剛[illegible]雖剛何用

得濟險之人而孚之故曰貞吉无悔而又曰君子之光有孚吉云言五之貞吉而无悔實以文明在中而有君子之光也所以見此君子之光者實以有孚于四而餘光及四也故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有其光則必有其暉无其暉則亦不見其光矣是故未濟之時而有此光明之君雖欲无暉不可得也雖欲不亨不可得也吾以是觀之聖人之處世也无一日而非既濟之時

則无一日而非未濟之心无一時而非未濟之日則无一日而非欲濟之念憂方來而喜或乘之喜甫至而憂復生焉憂喜相仍此聖人所以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也是故旣濟未濟合爲一卦而易道終矣乾之自彊不息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有以也夫彼飲酒濡首者以旣濟而遂懈而不知未濟之隨其後其又何人哉曰是聖人所謂何可久之人也所謂不續終之人也

君以喪邦臣以亡家庶人亡身士喪其心往古來今孰能逭此噫方時化曰狐爲坎坎尚未濟至離乃濟故傳以未濟亨爲柔得中夫一伐鬼方也在旣濟則宜勿用小人而防三年之憊在未濟則宜震用君子而獲三年之賞有國家者可以得所濟矣五離之主四尚貞吉悔亡五自宜貞吉无悔上九賴六五之有孚享旣濟之大業飲酒燕樂未即有咎但至于濡首則與旣濟

之上六等矣其勢必失是旣濟之業有孚之光也哀哉旋濟旋失唐明皇諸人非邪余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天地之大用也乾坤所以終坎離也坎水居下離火居上則雖有天地之用而實不相爲用咸亨所以終離坎也水升火降坎離相交心以是泰身是用康國家和平更有何事不旣濟乎此天地之終也安有初吉終亂之理也易道終不亦宜與

附錄

吳幼清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于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

王輔嗣曰九二位雖不正中以行正也六二柔順文明居于尊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楊廷秀曰六五逢未濟之世而應之以陰柔之

才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何也蓋六五其體離離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之在夏曀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熾六五文明之盛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堅誠以信任羣才安得不掃大難爲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旣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

張甕山曰世間大聖賢大豪傑是天篤生之爲天下萬世也然窮奇檮杌四凶而上桀紂而下獨非天生之耶但篤生聖賢豪傑世受其福不得不功歸天地曰維岳降神耳光岳之靈二氣五行之秀挺生聖哲固也元惡大憝豈亦天之有意破壞斯世耶人知二傑造漢豈知項羽爲劉季之功臣而張士誠陳友諒爲我朝之元勲乎一夫含冤上帝必直之

今盡斯世之蒼生死者可以堅量稜氣上蒸日月更玉石俱焚上帝略不動心何也總之不可思議也止有觀象玩辭耳何也人為三才之一與天地叅之者也既與之叅之而任彼顛倒可乎果爾是止有天地而無人矣此四大聖人所以作易也此夫子所以韋編三絕也此六十四卦所以終之以未濟也